

在血泪与星火中重寻一个民族的脊梁

——读《巨流河》有感

闲闲书话

文 / 赵艳

诗意人生

夏收

文 / 杨石岩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
芒种过后抢收忙，午休后急返乡。
麦穗吐牙金灿灿，杏树桃树满飘香。
岂敢游山玩水乐，更帮父母抱夏粮。

风吹麦浪嗡嗡响，哼着小曲上山岗。
握镰弯腰收麦，汗跌黄土润心房。
秋播春锄长势喜，夏收麦子颗粒归。

辛勤耕作庄稼人，勤劳致富靠双手。
风调雨顺好收成，五谷丰登满进仓。
和诣富裕进新村，欣欣向荣国富强。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为你写诗

文 / 陈军涛

夜风漫过窗台时
裹着七月的温度
你微扬的眉梢
正被月光轻轻揉碎
像一支红烛被爱意刻下
跃动的光焰 在纸页上烧出
半行未写完的诗

夜空抖落星屑
每一粒都舒展成花
是你絮语的祝福在生长
从空气里抽出枝丫
为晚归者拂去倦色
给守夜人缀满希望

为你写诗 字里行间都醒着
陪月亮走完最后一班岗
等晨露透亮第一扇窗
是晚霞揉碎的绸缎
是朝阳泼洒的蜜糖

为你写诗
每一笔都蘸着坚持
每一划都凝着信仰
只愿你站在这里
在诗行里永恒生长
在岁月里永远鲜活

(作者供职于丰罗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邂逅蓝色

大海的传说

文 / 赵娜

脚丫子忽地陷进沙子里
岸边没有等待王子的美人鱼
海鸥的叫声 划破了天海一色
犹如上天馈赠般的遇见
是在浪花卷起的那角落的岩缝里
霎时撞击在心里 激起了涟漪
星星在夜晚撒下点点微光
而我刚好把它握进平凡的日子里

在日落时去听一次海浪声吧
它会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在那余晖的灿烂里
或是期待灯塔的守候
渔家归来 那袅袅炊烟
把肚子里的馋虫勾起
肆意的和三三两两好友
慵懒的围炉 把酒言欢

我在祖国的极东
邂逅蓝色大海的传说
薄雾没能消散美景
就替自己去一去远方
闻一闻花香 听一听海浪
把悲伤藏起来 至少淹没在旅途中
而在旅途里留下的遗憾
是属于我们会重逢的 金子般的美好

(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

墓上“张大飞”三个字时，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而是血脉相连的痛与爱。

跨越海峡的回声：巨流河与哑口海的隐喻

书名“巨流河”既是地理的象征(辽河)，也是精神的隐喻。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齐邦媛的漂泊轨迹暗合着近代中国的命运流变。哑口海“波涛汹涌却归于沉寂”的意象，恰似一个民族在历经劫难后的沉思：我们该如何安放历史的伤痛？又该如何让“最有骨气的中国”精神在新时代重生？作者以教育者的身份给出答案：通过文化传承与精神重建，让后代在“洁净的学术天地”中延续先辈的火种。正如她在台湾推动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将《松花江上》的悲怆与济慈的诗篇并置，让年轻一代在多元叙事中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巨流河》的珍贵，在于它拒绝将历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口号，而是以个体的血肉之躯承载时代的重量。当齐邦媛写下“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的中国”时，她不仅是在悼念逝者，更是在为生者构建一座精神的灯塔。在这个信息爆炸却记忆脆弱的年代，读《巨流河》，是一次对历史良知的叩问，也是一次对民族精神的重新锚定。正如书中所言：“所有的记忆都是为了不再让弹痕成为历史的句点。”

(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

在战机上写下“中国不亡，有我”的绝笔信，用26岁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向死而生的浪漫”。这些人物的生命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气节的传承。他们在战火中坚持“弦歌不辍”，用《玛格丽特的悲苦》中的诗句对抗荒诞，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守护文明的火种。正如书中所言：“知识分子为国服务应抱有如何态度？”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说话的尊严”里——在乱世中保持清醒，在绝望中坚守希望。

“最有骨气的中国”：记忆的重构与民族身份的觉醒

齐邦媛对“未被书写的抗战史”的追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民族记忆的抢救。当她痛陈“六十年来何曾为故乡和她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时，实则是呼吁一个民族直面伤痕的勇气。书中对台儿庄战役的描述充满血性：“夺回每一寸焦土时，士兵的草鞋里渗出的不仅是血，还有冻僵的呐喊”；对湘桂大撤退的刻画则饱含悲怆：“成千上万的难民推着独轮车，在硝烟中跌跌撞撞，车辙里碾碎的何止是粮食，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尊严”。这些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中国”——它或许贫弱，却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而作者晚年重返大陆寻根的经历，更让这种记忆升华为身份认同的觉醒：当她抚摸航空烈士

被言说的牺牲、未被铭刻的尊严，都在作者的回望中重新获得了呼吸。

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当“生者不言”成为时代的隐喻

书中反复叩问：“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被湮没与遗忘了。”这种遗忘并非个体的失忆，而是一个民族在创伤后的集体缄默。齐邦媛笔下的南京大屠杀、台儿庄血战、湘桂大撤退，没有宏大的数据堆砌，只有具体到令人心碎的细节：防空警报中颠沛流离的流亡学生、防空洞里颤抖着背诵《满江红》的孩童、滇缅公路上用血肉之躯运送物资的士兵。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抗战史最真实的底色。正如作者所见，当战争结束，幸存者选择“将弹痕深埋心底”，而侵略者的暴行却在异国的原子弹阴影下被反复书写——这种不对等的叙事，恰是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我们承受了最深的苦难，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的脊梁：教育与信仰的炬火

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巨流河》最动人的光芒，来自那些“以知识为盾牌”的知识分子。朱光潜在乐山武大的英诗课堂上，因一句“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而潸然泪下；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在东北沦陷后，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将流亡学子从饿殍遍野的关外护送到相对安宁的川渝；张大飞



行者无疆

沥青蒸腾的六月

文 / 图 宋世钧

室外温度高达40度，渭南公路人在国道242线华金路段进行着预防性养护工程施工。蒸腾的热浪、机械的轰鸣、山岩下的歌脚、夏日的工餐、短暂的午休，这些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而那些留在沥青路面上的脚印，那些浸透汗水的工装，还有那晒得黧黑的脸庞，都是他们献给这条公路，最深情的告白。

(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局)

真挚情怀

长路两端的月光

文 / 庞东浪

早上10点，米脂的风裹着沙粒拍打着路养中心的窗户。我正翻看着系统中的巡查记录，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是妻子发来的消息：“孩子身体不舒服，说是听不太清楚声音，我请了假，中午带你去医院。”这样的突发情况太多了，我都已不是第一次了。自打2023年响应分公司“上挂下派”政策来到一线，这85公里的高速路，就成了家跟单位之间的一道坎儿。记得刚调整岗位那年冬天，女儿13岁“成长礼”的宴席上，她对着那空座位，“噗”地吹灭了蜡烛；去年二姑走的时候，我开车赶回去，到了灵柩前，那长明灯的光，咋也照不出她生前的模样。这些事儿啊，就跟没干的沥青补了似的，一到深夜巡查，车灯一照，全冒出来了。

起初，妻子不理解。某个暴雨夜，她给我打电话，那声音带着哭腔：“你眼里就只有工作！”那时的我满心委屈，觉得自己明明在守护更多人的回家路，咋就得不到最亲近的人体谅呢？直到有一次休假回家，我看着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早上6点起来做早餐，6点30分送孩子上学，11点40分去接孩子，12点10分吃午饭，13点30分又送孩子，18点40

分再接孩子，19点10分吃晚饭，19点40分以后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中间还得忙自己的工作，收拾家务、给孩子洗衣服的。到了晚上11点多，她才闲下来，在手机上看看需要买啥生活用品。她那发丝垂落的样子，让我想起刚恋爱时，她那温柔又羞涩的模样。家里老人年纪大了，二个哥哥也都各忙各的，能顾好自己就不错了。父亲总跟我说：“别操心家里，男儿志在四方。”可我心里明白，每次视频的时候，他藏着的咳嗽声，还有母亲偷偷抹眼泪的样子，都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跟咱路养人碰到极端恶劣天气时一样，干着急没办法，明明知道责任重，可就是分身乏术。

去年除夕，我在路养中心值守。夜间跟班巡查的时候，手机一震，是妻子发来包饺子视频。女儿用面团捏了三座房子，说“爸爸的路养工作、我们的家、爷爷奶奶的老屋”。那一刻，月光洒在新铺的沥青路面上，泛着温润的光泽，就像妻子日渐理解的目光。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我一有空就给她发沿途的

木桥

文 / 王国忠

絮语轻谈

每次看见那些木桥，朽的朽，断的断，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老家化庙老朋沟山不算深，面积不大，却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为了便于种地、砍柴和出行，父辈们以往在时常往复的沟渠之上，一年年架起十几座木桥。木桥没什么讲究，选三五根直溜、粗细相当的木头，紧挨着横架在沟渠上即可，长短根据沟渠实际跨度而定，不一而足，架起来就能走。

至于起初，它们各搭于什么时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多半是出于父亲之手，且每一个都很有年头了，木头也不知换过了多少。

地处秦岭南麓的老家山上，草木茂盛，树种较杂。其中占比最多的橡树，据说不仅是制作红酒桶和木地板的首选，因其主干高而笔直，大树更是瓦房立柱与木梁的必选之木。但用于架桥不行，碗口粗的树日晒雨淋，不出一年就腐朽了。

不用说，架桥最好的木料还是柏木，硬实多油，一般在野外四五年，几乎结实如初。然而，柏木生长缓慢，向来又是做棺材的上等木料，况且老家一带稀少，不成材前一般没人舍得砍掉。其次就是漆树，砍了通常野外放个三四年，不成多大问题。知道的人，大多闻漆树生畏，有人就是从树下过一次，隔日都会浑身奇痒无比，严重的会出现面部浮肿，呼吸急促。更别说是它皮下的漆汁，不小心蹭到皮肤上，后果可想而知。敢碰漆树的人，自然不多。还有一种就是槐木，有一定的油质与韧性。过去老家没有槐树，四十多年前在盘山而过的苏沟公路建成后，不知从哪里弄来大量槐苗栽在路边的渣土里，从此渐渐成了气候，大有占山为王之势。四五月间槐花遍开，白花花一片，花香四处弥漫。搭桥的使命，便多靠它完成。其他的，像椿树、毛栗树、青杠树等等，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无非是个耐久性的问题。

木桥其实都不大，有的只有三五步，小得完全可以不被当作桥。桥下通常也不一定有水，只有夏雨天，才有浊水流动，没几天又干涸了。没有水，桥就没了活力与灵气，成了死桥。门前有条去对面必须跨过的小河，早年一场洪水冲垮了农业社时期巨石垒起的地坎，将本来

文余宽的河床拓宽数倍，河床也被拉深过丈。重新砌垒那样的石坎，已不大可能。父亲只好请人帮忙从后坡砍来五根木头，架在河上重修起一个长约两丈的木桥。小时候上、放学，我们天天往复而过，并未觉得有过恐惧；成年后，即便背着满背篓的土豆、玉米棒子，或上百斤重的柴捆走过，也如履平地。偶有城里的亲友来家里，一站在上面，却双腿发软，浑身乱颤，多须我们拉着才敢猫腰走过。夏夜里，月光载着虫鸣满河流淌，在桥上坐着乘凉，仿佛乘着木排在江河飘荡。

门前有一条大路，在苏沟公路未开通前，每天从路上走过的人三三两两，时而可见，或衣着整洁，背着大包小包去县城，或更远的地方；或气喘吁吁，躬身背着化肥种子，米面油盐……尤其是铁峪铺“二五八”逢集之日，路上行人更是一溜一串，有说有笑，热闹非凡。平日里，父亲除了对被雨水冲毁的路面修修补补，清除杂草外，每年还砍来木头，将路上的两三座桥上不够结实的木头，及时替换掉。

那个包括我家在内原有三户人家的庄场，现在仅剩年近七旬的姑娘独守着。也只有她，偶尔还拄着拐杖靠近有的木桥，却再不能过桥。尽管住进县城十余年，大多数桥我们并未涉足过，父亲去世后的前些年，我还几次换掉房前屋后几个桥上腐朽的木头。人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桥，而这些不起眼的木桥，既是父辈们辛勤劳作的传承与见证，也是我迈向远方的起点。

然而，近年我已懒得再管，以致它们沦落成现在的惨状，也许过不了十年八年，便将了无痕迹，什么也看不见。其中的缘由，不仅是我人过中年，总有些身心疲惫之感。就连门前曾经热闹的那条大路，也几近荒芜，人迹罕至，大概只有一些野兽夜里还时而光顾。就算将它们重新搭好，又能怎样，谁走呢？未必不是一种徒劳。

是不是自己太过懒惰？每次想起或看到它们，却又难免一番自责、惶恐与不安。这便是所谓的乡愁吧。无论如何，潜意识里，它们无不是赐我力量的臂膀，坚不可摧，一再渡我跨越艰险，迈向远方。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